

# 从福柯的权力观论《死亡诗社》 中的权力斗争

武立红

**内容提要** 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独特,尤其是对权力机制关系的分析更是精辟和独树一帜。本文主要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论述的权力观为视角,分析阐述《死亡诗社》中所反映出的三种交织的权力,即以校长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机构的规训权力;以文学课新教师基汀为代表的改革创新派教师的知识权力;以尼尔父亲为代表的家长的话语权力。这三种权力都对学生实施了权力影响,并生产了“现实”,也生产了他们活动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以各种形式弥散于众人之中。学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以其独特的方式行使着自己的微观权力。在影片中,权力的行使展现出了一种动态网络状。

**关键词** 福柯 权力观 《死亡诗社》 权力斗争

## 一、导言

福柯被称为权力哲学家,他对现代社会权力体系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福柯而言,权力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而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与方面的,有着各种复杂的形式的微观权力。<sup>①</sup>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运用了系谱学的方法,对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

<sup>①</sup> 详见刘魁《文化权威与知识产生的时代性》,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3页。

析,试图从权力、知识和身体的关系中分析阐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

《死亡诗社》是一部讲述诗歌与激情、青春与梦想、自由与臣服、喜剧与悲剧相互交织与交融的校园优秀影片。这部影片是澳洲导演彼得·威尔的名作,曾获得了四项学院奖的提名,并且赢得了最佳电影原创剧本奖。它由罗宾·威廉斯主演,他的出色演技,为影片增色明显。影片首映于1989年6月16日,它讲述的是1959年威尔顿预备学院发生的故事。威尔顿预备学院是美国一所贵族名校,从建校起它就只收白人男生,不允许黑人和女生入内。它的教学和管理风格一贯严谨,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然而,一个新教师的到来引起了波澜。他以其独特的教学理念及其崭新的教学方法挑战了当时传统僵化的教学模式,同时也挑战了单调且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指导方针。

## 二、福柯权力观视野下的《死亡诗社》中三种权力的交织与斗争

社会、权力、知识和话语是福柯理论主要挖掘的对象和主题思想。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主要论述的是刑罚制度的演变、话语的变迁以及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了能有效地说明权力,他对传统的权力观进行了解构,由此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可以看出,福柯努力让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有其特性,要想深刻领会其特点,就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拉里·赛纳尔把福柯复杂的理论概括为三个问题:1)谁拥有权力?2)如何实施权力?3)结果如何?<sup>①</sup>这三个问题是福柯权力观的高度浓缩。

根据福柯的权力理论,仔细思考《死亡诗社》中的权力运用和斗争,可以分析出对学生实施影响的三种主要权力:以校长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机构的规训权力;以文学课新教师基汀为代表的改革创新派教师的知识权力;以尼尔父亲为代表的家长的话语权力。这三种权力都对学生实施了影响,并生产了“现实”,也生产了他们活动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sup>②</sup>。下面将具体分析阐述《死亡诗社》中各种权力、其运用与实施及产生的结果。

---

<sup>①</sup> See Larry Shiner, "Reading Foucault: Anti-Method and the Genealogy of Power-Knowledge", in *History and Theory*, Mar. 1982, pp. 390-392.

<sup>②</sup>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8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明该著作首字及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 (一) 以校长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机构的规训权力

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是以人的发展为自己的终极目标的,教育应是在尊重人的基础上的作为一种人获得自身自由和解放的一种手段而被实施的,教育本身不是目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教育把人当做一种手段,教育沦为规训的工具,学校则为规训的场所。教育活动从“育人”变成了“制器”。

规训一词内涵丰富而复杂,其含义包括学科、纪律、约束、训练、训诫和操练以及熏陶等等。规训产生的前提是由于古代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与目标,肉体成为一种新的客体对象,它可以成为被权力驾驭、操纵、训练、塑造和规训的对象(《规》:154,175)。规训的过程就是对于肉体进行外部控制与训练,其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通过对人体的不间断的监督,通过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编码并以纪律的形式来实施。纪律的存在使权力无微不至,形成一张网络,最终造就或者生产了个人。<sup>①</sup>

在《死亡诗社》的开始部分,我们很快就看到权力和规训的机构及其对规训的实施;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塑造、约束、规训,以达到“统治”。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机构是对学生实施规训的主体,学生要抬头、挺胸,高举绣有学校四大信念的条幅排列有序地进入会场,手特点燃蜡烛(the light of knowledge)的学生端坐在前排,学生们在校长的提问下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复述着学校的四大信念:传统、荣誉、纪律、卓越。校长无比骄傲地告诉大家这个问题从1859年建校开始,每年都会被问及。正像福柯所言,“纪律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规》:156)。校长骄傲地向到会的家长和学生宣布了学校的优异成绩:本校75%的毕业生申请到了常春藤联盟的大学,这就是本校传授的信念的结果,是家长送孩子来这所学校的原因,也是这所学校成为全美最好的大学预备学校的原因。这些令人羡慕的成绩是这个学校机构对学生实施规训权力的条件,学校传统单调的教学方法、一成不变的课程安排、刻板的作息时间表,一切都是那么有序,特殊的体制和教条是权力实施于学生的基础保障,权力运用的结果就是通过规训,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或学生。

福柯指出,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规训造就“个人”(《规》:

---

<sup>①</sup> 详见张海斌《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2004年第6期,第71页。<http://www.cnki.net>

193)。这是一种强大而隐蔽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校方诺伦先生不无骄傲地坦言：这里的课程都是固定不变的，经过证明，效果奇佳；传统、纪律帮他们进入大学做准备，其他方面顺其自然发展。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是观察，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规》：261）。学生们在学校的活动，如上课、自习、回宿舍休息及在校园内的言行都是处于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监控之下，学生必须遵守各项规定，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然而，福柯精辟地论说到，权力“不是单一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规》：29），权力弥散于众人之中，那些我们平日看起来毫无权力的人其实拥有无数的抵抗方法。在影片中，表面上看似无限强大的学校机构拥有绝对控制学生的规训权力，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和受制约的地位。然而，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学生与学校制度的冲突和斗争，由此展示了学生们的微观权力：他们违背学校的一系列规定，在校外的岩洞里成立了自己的“死亡诗社”；诺克斯对克丽丝一见钟情，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尼尔为了理想和爱好违背了父亲的规定出演了莎士比亚戏剧；查理以“死亡诗社”的名义写信，要求学校准许女生进入威尔顿就学等等。这些行为使得权力呈现了一种斗争的动态网络状，是一种权力的循环，而非自上而下单向的权力统治。

## （二）以基汀为代表的改革创新派教师的知识权力

自古以来，权力和知识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权力的目的是达到压抑和统治，而知识则以追求真理为目的。权力使人疯狂，知识使人智慧。通过对监狱和性等问题的研究，福柯发现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活动，在其“产品”中，福柯认为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知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既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外在的，他们是一种内在的和互惠的生产关系。福柯强调：“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规》：29）。正如赛讷尔所言，对权力的研究，不应仅看到权力对自由或主体的限制，而应研究各种权力关系塑造出的主体的观念、真理的规则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多样的途径。<sup>①</sup>

在影片中，以新来的文学教师基汀为代表的教师是权力与知识和智慧的化

<sup>①</sup> See Larry Shiner, "Reading Foucault: Anti-Method and the Genealogy of Power-Knowledge", pp. 390 - 392.

身。作为教师，他对学生拥有绝对的教育权力和规训权力。然而，基汀看到正统教育的单一性给学生们带来的危害，他以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们开启了一盏明灯，他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和自我思考的能力。基汀以拉丁语 *Carpe Diem* 开始自己的教学，并把自己当做是学生的引航舵手（Captain, my Captain）来实施自己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给学生们单调、沉寂的生活中注入青春、激情、梦想和自信。在开始教学的第一堂课上，基汀一反传统教学方法，他吹着柴科夫斯基的“1812 序曲”口哨走进教室，教学也并没有按照常规在教室里上课，而是领着学生们去看校史楼内历届毕业班的照片，他让学生们去仔细聆听死者的声音—*Carpe Diem, seize the day, make your life extraordinary*（抓紧每一天，让自己的生命与众不同），以此生动而幽默的方式引导学生领悟生命的真谛。

在开始学习诗歌时，课本上的介绍把对诗歌的评价最终简化成数学公式，基汀让学生们撕掉关于介绍诗歌的部分，并告诉学生这是一场战争，其结果是关系到学生的心智和灵魂。他要求学生丢掉权威，学会独立思考。他指导学生要学会品尝文字和语言，因为文字和思想能改变世界（*learn to savor words and language, words and ideas can change the world.*）。他引用惠特曼的诗句启发学生们思考自己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如何才能过得与众不同。生命就像一场场面宏大的戏剧一样，你可以为这个戏剧书写自己的诗歌，那你能为人生这场戏剧颂出什么样的诗歌呢（*the powerful play goes on... , and you may contribute a verse. What will your verse be?*）？

福柯认为权力存在于实施之中，存在于行动中。权力的关系作为行为方式具有行为和塑造行为（*behavior and shaping of behavior*）的双重含义。基汀的目的是培养出独立自由、不受传统束缚的思想家（*free-thinkers*）。他通过站在讲桌上，引导学生要突破常规思维，勇于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想问题。在阅读时，他要求学生不要只想到作者的见解，要得出自己的见解，要努力从阅读中寻找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为自己确定前进的目标。他鼓励学生要突破，不要在寂寞的生活中渴望（梭罗）；要有胆量出发，找到新大陆（*dare to strike out and find new ground*）。在运动场上，他激发学生们的拼搏精神，教育学生们运动是让他人将我们推上卓越的机会；与困难抗争，勇敢面对敌人；成为世界的水手，驶向所有的港口；我要成为生命之主。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们从生活中捕捉灵感，自己创作，抒发自己心灵之歌。安德森是典型规训的产物，他长期受到传统教育的规训、禁锢和压抑，不会也不敢表述自己的真实情感。基汀用

原始的喊叫 (a barbaric yamp) 教会了他突破束缚, 坦然正视自己, 释放情绪, 由此他学会了释放心灵, 运用想象力, 抒发真实情感。在校园里, 基汀用“走路”为例来帮助学生们正确认识自我, 树立信心。他指导学生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步态, 自己的方向, 随心所欲。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步伐前进, 可以走得与众不同。每个人都需要被接受, 但必须相信自己的信念独一无二, 纵使别人可能认为它古怪和奇特 (But you must trust that your beliefs are unique, even though others may think them odd or unpopular. )。

基汀用他的权力和知识改变着和重塑着这些长期被压抑和规训的年轻人, 使他们逐渐懂得了生命的意义, 拥有了青春的梦想和激情。以尼尔为首的学生们在校外小溪边山洞里秘密成立了“死亡诗社”, 其目的就是吸取生命中的精髓 (sucking the marrow out of life) (摘自梭罗诗句)。生活中有大胆, 也有谨慎。然而, 这些年少的学生们还不能把握好尺度, 基汀对查理的莽撞不尽赞同, 查理的莽撞给“死亡诗社”和基汀带来了厄运。学校机构的权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运用。查理和基汀的命运是这个权力运用的结果。

### (三) 以尼尔父亲为代表的话语权力

权力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是福柯研究的重点。福柯指出: 在“惩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 人们可以发现惩罚作用点的置换, 而且可以看到, 通过这种置换出现了一个新的对象领域, ……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 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 (《规》: 24)。

从影片可以看出, 尼尔的家庭中父亲主宰一切; 母亲软弱, 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配角。然而, 不难发现, 尼尔父亲的这种主宰一切的父权是通过话语来实施和行使的, 这在影片中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下面几个片段生动地展现了尼尔的父亲是如何通过话语权力, 不断地对尼尔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塑造, 由此达到了对儿子的主宰和控制。他让尼尔参加暑期课程, 超前学习化学, 说是要走到别人的前面。他认为尼尔参加了太多的课外活动, 不顾儿子的反对, 替尼尔作出决定放弃校刊社的工作。他不允许儿子在公开场合与他争辩, 要等尼尔从医学院毕业, 能够独立自主, 才可以随心所愿。但在那之前, 尼尔必须按他的话去做。同时, 他用尼尔母亲对儿子的期望给尼尔精神上施加压力以期操控尼尔。 (I think that you're taking too man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is semester. And I've decided that you should drop school annual. / Don't you ever dispute me in

public! Do you understand? / Father, I wasn't disputing you—/After you've finished medical school and you're on your own, then you can do as you damn well please. But until then, you do as I tell you. Is that clear? /Yes, sir. I'm sorry. /You know how much this means to your mother, don't you? /Yes, sir.)

可是，与父亲的愿望相矛盾的是，尼尔的兴趣和爱好不是当医生。在和父亲的斗争中，尼尔逐渐开始坚定地实施自己的权力。在影片中，尼尔坦露心声：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想试着当演员了。我甚至想去上暑期戏剧学校，当然，我父亲不肯让我去。这是我这一生首次知道要做什么，也是首次要付诸实行，不论我父亲是否同意。

尼尔的父亲得知尼尔参加戏剧表演，异常愤怒。在学校找到尼尔，不给儿子任何解释的权力，并且告诉尼尔不要顶嘴，指责他浪费时间，而且还骗他。父亲逼迫尼尔立即退出表演，但尼尔的表演是在第二天晚上，他还是主角。尼尔坚持要演出，不管这是世界的末日也好。他的父亲威胁他说“你跟这戏完了”，“我做到了很大的牺牲，才把你送到这里来的，你不能让我失望”(You are through with that play. Is that clear? Is that clear? /Yes, sir. /I made a great many sacrifices to get you here, Neil... and you will not let me down. /No, sir.)。可是尼尔认为演戏是他的一切。他父亲从来没有问过他想要什么，他不能和父亲平等交流，只有扮演孝顺和服从的儿子。权力关系形成了一种游戏规则，也可以说是一种战争，其中每个参与者都在使用计谋以战胜他人。尼尔还是实施了自己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了演出，但是演出刚完，还没有来得及回味演出的成功和喜悦，就被父亲带回家里，强迫退学，转到一所军事学校，要再花十年的功夫学习。父亲给他定的目标是上哈佛，当医生。这是尼尔的终生之事，但尼尔没有说话的权力，也没有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力，只有父亲的强权话语：住嘴，不要妄想了(Oh, stop it. Don't be so dramatic.)。

尼尔生活在一个充满束缚和压抑的现实社会，他的青春的梦想和激情在这里是异物，必须臣服于父权的规训之下。尼尔一个人痴痴地想着自己的热爱，喃喃自语：我演得真的很好。可是父亲对尼尔的意愿置若罔闻，命令他去睡觉。尼尔的理想破灭了，他决定实施自己的权力进行最后的反抗与抗争，把父与子之间的权力斗争推向顶点：尼尔对自己的肉体实施了极端的惩罚权力，走向了自我毁灭肉体的道路，他用父亲的枪自杀了。福柯论述到，当今社会，惩罚制度应置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学”中来考察，不论何种方法，“最终涉及的总是肉

体，即肉体及其力量、他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utility and docility）、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规》：27）。

由于尼尔父亲要求学校对尼尔的死负责，学校开始调查。通过“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他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规》：200）。卡麦隆叛变了，他服从了学校的意志，指控基汀。因为根据学校的荣誉法，学生不说实话，会被开除的。他为了自保，与校方采取了合作态度，并声称他们都是受害者。学校要为尼尔的死找替罪羊，最终的结果就是矛头指向“船长”自己。托德在父母和学校的权威面前屈服了，签了字，心情复杂而违心地指控是基汀鼓动他们组织的“死亡诗社”，是基汀鼓动尼尔演戏的念头，导致尼尔的死亡。学校运用了自己强大的规训权力迫使学生们签字。到目前为止，这些权力斗争的结果看起来是基汀失败了，他被学校解聘了。查理被开除了。但是，在最后一幕，基汀到教室取自己的东西时，托德爆发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他站到了课桌上，喊出了“船长！我的船长！”其他学生也纷纷效仿，尽管接替基汀的教师用惩罚来威胁学生，但学生们没有屈服，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展示了自己的权力，由此也体现了基汀的知识权力对学生们产生的深刻影响。这里令人意外和震撼的是，托德在影片开始时是个性格懦弱、极其内向的学生。长期受到传统规训的影响，他从来都不敢、也不会流露真情，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最勇敢地带头表露了自己对基汀的肯定和赞同，认定基汀是他的引航舵手，这也是这部影片力图彰显的基汀反传统创新教法成功之证吧！基汀看到此状，十分感动，由此他知道自己对学生们的教育是成功的，他欣慰地离开了学校。

[作者简介] 武立红，女，1965年生，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文学、翻译。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有“Critical Study on th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of Venus”（载《社科论坛》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 锦